



蘭調海風人類學——蔡政良

2009-12-04 記者 陳維平 報導



在高樓聳立的城市中行快步行走，有時候我們必須換上一張偽裝的臉，用微笑表達謙和有禮；還有更多的時候，大哭、大笑、大吵、或大鬧都是不被允許的。但眼前的蔡政良，西裝外套裡挾帶了風的自由和海的寬闊，言談間充滿豐富的表情和止不住的笑聲。別人稱呼他阿良或是工頭，然而更多人叫他Futuru——這是阿美族的名字，意思是「真正的男人」。



蔡政良（Futuru）投入都蘭部落研究至今已邁入第十五個年頭。（攝影／陳維平）

那一年夏天 都蘭的海

一九九四年剛從大學畢業的夏天，是蔡政良和台東阿美都蘭部落的第一次相遇。他在偶然的機會裡，參加台北山水客文史工作室的短期田野觀察，前往都蘭部落。過去劇團演出時認識的客家阿婆、東台灣熱情的老先生、還有對部落文化的缺乏認同感的「巴卡路耐」（年齡組織最低層次的青少年，負責服務長輩），相繼出現在這短短幾天的經歷中，而這些短暫的相遇也都無可逆轉地改變了蔡政良往後的生命。

經過長時間相處下來的互動和了解，十多年前蔡政良從阿美族頭目，潘清文那裡，得到原意為「罽丸」的阿美名字Futuru。有關都蘭部落的一切從陌生到熟悉，他也從一開始對新名字意義的一陣訕笑，轉變為驕傲地認同，同時他希望自己能名副其實地成為那個勇敢又獨特的人。太平洋海風吹來泛鹹的味道，每次一回到都蘭、接近海邊，蔡政良就會開始期待海的另一端流動帶來的新東西。從小就很喜歡游泳的他，已經很久沒到游泳池了，現在對他來說最接近水的地方是大自然的海或河，他說：「當時我沒想到，後來我也擁有自己的魚槍，也似乎變成了那種聞不到海水味道就會生病的人。」

認同建立於 生活風格

在一九九五年巴卡路耐訓練活動的籌畫中，蔡政良外來者的身分曾受到當地的雕刻家Siki的質疑。回憶起這段往事，他笑著說自己和Siki現在已成為很要好的朋友，也坦承當時當然會有的緊張和焦慮，而且事實上這種認同困擾直到最近幾年都還存在。從小生長在竹北的蔡政良，說得一口流利的海陸腔客語，不管是從他人的角度或是自己的經驗去理解，血液中的客家因子確實存在。尋找認同的過程對蔡政良來說，是充滿矛盾的辯證關係，但卻又不全然相悖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蔡政良表示我們有時候把認同太侷限在血緣、或是政治正確上面，其實日常生活中認同不是一種政治正確，而是一種流行文化，關乎個人的選擇。在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後，都蘭部落的「蘭調」節奏是蔡政良最想要跟上的步伐。他形容都蘭是「我的天堂、我的海」，在那裡人們可以自在地展現人的特質，加上彼此相處的頻率很接近，並不需要過於拘束。蔡政良總是設法將自己在都蘭的定位單純化，面對親人般的阿美族人，他不是紀錄片工作者或人類學家，而是拉中橋（都蘭阿美人的年齡組織系統，屬於青年中的哥哥）的一份子。



2008年Futuru在都蘭部落豐年祭（kiluma'an）上與好友Siki的合照。（圖片來源／蔡政良）

不應只是個 人類學家

「對於我來說，人類學不僅僅是一門探索人類社會與文化知識的學問，更是一種生活的方式。」蔡政良這麼說道。沒有人類學背景的他，透過自修和旁聽在職專班的課程累積了與專業相關的閱讀基礎，並接著在二〇〇三年進入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就讀，他說唸人類學讓自己能夠「名正言順地」經常回都蘭。而事實上在這之前，蔡政良是新竹科學園區半導體公司人力資源部門的副理，那年正是他在辭職和進修之間作抉擇的重要轉捩點。回憶過程當中的辛苦，他提到了家人和朋友一開始懷疑的態度，還有後來經濟環境不比以往的處境。但儘管如此，他依舊微笑著說道：「至少有經歷過了，也才會知道選擇自己人生的路有多麼重要。」

從十五年前踏入都蘭到現在，蔡政良除了發表學術研究文章之外，也嘗試以紀錄片形式，表現都蘭阿美的生活方式和族群的歷史記憶，包括二〇〇一年《回來是土地肥沃的開始》、二〇〇五年《阿美嘻哈》、以及二〇〇九上映的《從新幾內亞到台北》。他認為如果單純要用文字說一個故事，可能會遭遇不少挑戰。一方面文字不容易流通於社會各個階層；另一方面文字的特性需要去闡述一些比較深入、或更精準的論點。然而，透過影像所呈現的情緒是很直接的，人們藉由畫面去看、去感受，也能引發更進一步的思考。

蘭調節奏中 相互尊敬

談到最近幾年都蘭的名氣越來越壯大，可能被都市人視為一種繁忙生活的逃離或消遣地，淪為被消費的一個虛幻符號，遊客到了當地將美麗風景納入眼簾，但卻只有少數人和當地居民有互動。蔡政良強調人們必須體認到，文化地景不只包含土地，同時也包含「人」。他接著說：「既然擋不住都蘭成為有名氣的存在，那就讓別人更了解它吧。」現在正在寫博士論文的他，預計明年拿到學位，而他也期望未來繼續經歷不同的人生，透過文字或影像的書寫讓更多人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。

從都蘭出發，再連接到其它相關的人、事、物，蔡政良的都蘭經驗就像他在《阿美嘻哈》中一再

演練的「身體節奏」，需要時間的推磨。都蘭阿美人的海是自由的，但這種自由有一定的限度、必須被尊敬。蘭調海風結構著靈魂底層的單純，如同都蘭長輩曾經對蔡政良說的：「即便工作再苦都要開心」，當日出太平洋，他再度勇敢地踏上浪花。



一望無際的太平洋，可以看見部落人民正在傳統竹筏上工作，這是Futuru所說的「蘭調節奏」。（攝影／蔡政良）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